

南州草堂詞話

詞話

七頌堂詞繹

樂府古題要解



七
頌
堂
詞
繹

劉體仁 著

中
華
書
局

七頌堂詞繹

此據別下齋叢書
本排印初編各叢
書僅有此本

七頌堂詞繹

清 穎川劉體仁公勇著

詞有與古詩同義者。瀟瀟雨歇。易水之歌也。同是天涯。麥蘄之詩也。又是羊車過也。團扇之辭也。夜夜岳陽樓。中日出當心之志也。已失了春風一半。鮠居之諷也。瓊樓玉宇。天問之遺也。

詞有與古詩同妙者。如問甚時同賦三十六陂秋色。卽瀟岸之興也。關河冷落。殘照當樓。卽敕勒之歌也。危樓雲雨上。其下水扶天。卽明月積雪之句也。燕子樓空。佳人何在。空鎖樓中燕。卽平生少年之篇也。

詞欲婉轉而忌複。不獨不恨古人吾不見。與我見青山多嫵媚。爲岳亦齋所誦。卽白石之工。如露濕銅鋪。與候館吟秋。總是一法。

詞字字有眼。一字輕下不得。如詠美人足。前云微褪些跟。下云不覺微尖點拍頻。二微字殊草草。

詞亦有初盛中晚。不以代也。牛驕和凝。張泌。歐陽炯。韓偓。鹿虔扈輩。不離唐絕句。如唐之初。未脫隋調也。然皆小令耳。至宋則極盛。周。張。柳。康。蔚然大家。至姜白石。史邦卿。則如唐之中。而明初比唐晚。蓋非不欲勝前人。而中實枋然。取給而已。於神味處。全未夢見。

詞起結最難。而結尤難于起。蓋不欲轉入別調也。呼翠袖爲君舞。倩盈盈翠袖。搵英雄雄淚。正是一法。然又須結得有不愁明月盡。自有夜珠來之妙。乃得美成元宵云。任舞休歌罷。則何以稱焉。

晏叔原熨帖悅人，如爲少年濕了鮫綃，帕上都是相思淚，便一直說去了無風味。此詞家最忌。詞中如玉佩丁東，如一鉤殘月帶三星，子瞻所謂恐它姬斷賴，以取娛一時可也。乃子瞻贈崔卅四全首，如離合詩，才人戲劇，興復不淺。

詞中境界，有非詩之所能至者，體限之也。大約自古詩開我東閣門，坐我西閒牀等句來。

詩之不得不爲詞也，非獨寒夜怨之類，以句之長短擬也。老杜風雨見舟前落花一首，詞之神理備具。蓋氣運所至，杜老亦忍俊不禁耳。觀其標題曰新句，曰戲爲，其不敢僞背大雅如是。古人真自喜稼軒盃汝前來，毛穎傳也。誰共我醉明月，恨賦也。皆非詞家本色。

夜闌更秉燭，相對如夢寐。叔原則云：今宵剩把銀釭照，猶恐相逢是夢中。此詩與詞之分疆也。

中調長調，轉換處不欲全脫，不欲明黏，如畫家開闔之法，須一氣而成，則神味自足，以有意求之不得也。重字良不易，錯錯錯與忡忡之類是也。然須另出，不是上句意，乃妙。

美成春恨漁家傲，以黃鸝久住如相識，重露成涓滴作結，有離鉤三寸之妙。

千里徧和美成詞，非不甚工，總是堆鍊法，不動宕。唯鴻影又被戰塵迷一闋，差有氣。

文字總要生動，鏤金錯彩，所以爲笨伯也。詞尤不可參一死句。辛稼軒非不自立門戶，但是散仙入聖，非正法眼藏，改之處處吹影，乃博刀圭之譏，宜矣。

惟片言而居要，乃一篇之警策。詞有警句，則全首俱動。若賀方回非不楚楚，總拾人牙後慧，何足比數。

詞須上脫香奩。下不落元曲。乃稱作手。

古詞佳處。全在聲律見之。今止作文字觀。正所謂徐六擔板。

竹枝柳枝。不可徑律作詞。然亦須不似七言絕句。又不似子夜歌。又不可盡脫本意。盤江門外是儂家。及會與美人橋上別。俱不可及。

長調最難工。蕪累與癡重同忌。襯字不可少。又忌淺熟。

詞中對句。正是難處。莫認作襯句。至五言對句。七言對句。使觀者不作對疑。尤妙。

詠物。至詞更難於詩。卽昭君不慣風沙遠。但時憶江南江北。亦費解。放翁一个飄零身世。十分冷淡心腸。全首比興。乃更適逸。酒壁釋褐。韓偓之特遇也。太液波翻。浩然之數奇也。

霞散綺。月沈鉤。有勸而無諷。其人去賦清平調者。不知幾里。然是鈞天廣樂氣象。較之文正公窮塞主。不侔矣。紅杏枝頭春意鬧。一鬧字卓絕千古。濕紅嬌暮寒。亦復移易不得。

周美成不止不能作情語。其體雅正。無旁見側出之妙。柳七最尖穎。時有俳狎。故子瞻以是阿少游。若山谷亦不免。如我不合太擱就類下。此則蒜酪體也。惟易安居士最難將息。怎一个愁字了得。深妙穩雅。不落蒜酪。亦不落絕句。真此道本色。當行第一人也。

文長論詩曰。如冷水澆背。陡然一驚。便是與觀羣怨。應是爲傭言借貌一流人說法。溫柔敦厚。詩教也。陡然一驚。正是詞中妙境。

山谷全首用聲字爲韻。注云。效福唐獨木橋體。不知何體也。然猶上句不用韻。至元美道場山。則句句皆用山字。謂之戲作可也。詞中如效醉翁也字。效楚辭些字。兮字。皆不可無一。不可有二。樂括體不作可也。不獨醉翁如嚼蠟。卽子瞻改琴詩。琵琶字不現。畢竟是全首說夢。古人多于過變乃言情。然其意已全于上段。若另作頭緒。不成章矣。